

書名 文選三十卷 朝鮮刊本  
 撰者 梁 昭明太子蕭統、  
 唐 呂延濟、劉良、張銑、  
 李周翰、呂向 注  
 卷 卷二十七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文選 文選  
 索書號 貴重 38  
 編號 D7811000

# 卷二十七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11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 38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文選三十卷 朝鮮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文選卷第一

班孟堅西都賦一首

賦甲

東都賦一首

張平子西京賦一首

都賦序

班孟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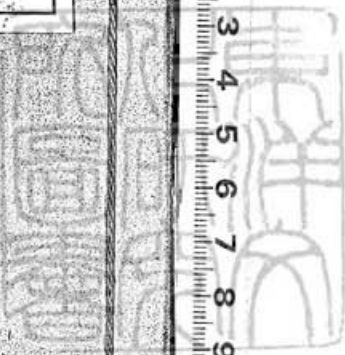
漢書云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人  
 九歲能屬文至明帝時為蘭臺令  
 遷為郎後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為  
 護軍憲敗坐免官死獄中明帝脩  
 安西土父君德帝不都  
 固作兩都賦以諷  
 曰賦者古詩之流也  
 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2853

No. 2853

0 1 2 3 4 5 6 7 8 9 5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長

文選卷第二十七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注

論中

嵇叔夜養生論一首

李蕭遠運命論一首

陸士衡辨亡論上下二首

五等諸侯論一首

劉孝標辨命論一首

養生論一首

嵇叔夜

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  
或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



夫妄者良曰言過神仙上壽此皆兩失其情  
 試粗論之也向日兩失其論事之仙天妻情也夫神仙雖  
 目不見則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角而論之  
 其有必矣齊曰較明也其有必似特受異氣  
 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銑曰言神仙非  
 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攝也導上獲千餘  
 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而世皆不精故莫  
 能得之長向日神仙則不可學攝養性命使致  
 妙不得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日銑  
 長年也何言之以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日銑  
 得汗也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言良日愧懼也

或有不得者或有人懼情一僕乃終朝未餐  
 有倏然而汗出者流離汗流貌  
 則蹶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饑然饑憂  
 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半日夜分內懷殷  
 憂則達旦不瞑懼損性故不能致長年也憂  
 勤刷理鬢醇醴發顏僅乃得之梳也日勤刷謂  
 也言以梳理其髮費酒少也發顏壯士之怒  
 色得其鬢髮豎面赤耳僅少也發顏壯士之怒  
 赫然殊觀植髮銜冠然甚於酒之發色者豎赫  
 美言冠亦甚於梳理者由此言之精神之於  
 形骸猶國之有君也向日形骸無精神則神  
 蹶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亂於下



府

也於外如君暗而國亂也喪失也失色夫為稼

於湯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於焦爛必

一既者後枯濟曰穀湯大旱七年若種稼於

也今養生雖終歸於死必得一潤而後益也既

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

而肆之肆縱也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

嘉穀於旱苗者也理翰曰言世人亦猶不知

特神以立可待則死也神須形以存若無形

正

皆相倚所依存此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

生害濟曰喜怒過甚則故脩性以保神安心以

全身而本曰不為彊梁愛憎不接於情憂喜不

留於意居翰曰棲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泊然

無營欲兒無感謂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日濟

謂服氣也納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翰曰神

相親而濟於長年也夫田種者一畝十斛

謂之良田此天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

斛去銑曰上農區田謂穿坎為區廣深六寸相

斛也當百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



宗

懸十斛或百斛謂也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  
 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無向十日商農所以  
 利者為守其常見不知變通故也亦如人之  
 在生但見目前所欲不知識養生之理可致長  
 也年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瞑音名銑曰大豆謂大  
 身重食榆則多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患智呀  
 知也歡萱草藥名也合歡辛害目豚魚不養常  
 世所識也蟲山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頸處  
 險而瘠并齒居晉而黃處良所食土地所宜而  
 致之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涼身莫不  
 相應豈唯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闇而

山

無使明翰曰豈唯所能變之使輕明者使重薰之  
 使黃而無使堅脆亦能變之使黃則必芬之使  
 香而無使迤哉黃使堅使香則亦能使薰之使  
 矣長明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誠知  
 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助也而世人不  
 察之良曰不察性也唯五穀是見聲色是耽目  
 惑玄黃耳務淫哇淫哇佳反向曰滋味煎其腑  
 臟醴醪煮其腸胃食也滋味煎其腑  
 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氣銑曰腐敗之情亂也正  
 思慮消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音也平粹謂



詞

純和之夫以蕞爾之軀攻之者非一塗良  
性也夫以蕞爾之軀攻之者非一塗良  
蕞爾小貌軀身也非一塗謂聲色玄黃滋味  
芳香喜怒思慮哀樂之事共攻於人身也

易竭之身而外內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  
向日以百年易盡之身而喜怒形於外思慮  
攻於內所謂受敵也且非木石之堅必不可  
死也言將其自用甚者不依攝養之術也飲食

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勸以致之絕翰神謂  
氣之風寒所災百毒所傷中道夭於眾難日  
絕也風寒所災百毒所傷中道夭於眾難日  
哀樂謂上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持生也日  
人皆笑之事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持生也日  
善持攝生之傷也悼傷也至於措身失理亡之  
於微失於微纖之間也措置亡失也積微成

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  
悶若無端者悶然不知其端縮之所由也死  
中智以下謂之自然謂漸然至死為自然也下  
縱少覺悟咸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慎眾  
險於未兆皆恨逢遇之初不慎眾險於未始  
之哀樂也眾險則喜是猶桓侯抱將死之疾而  
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而為受病之始  
也向曰扁鵲見桓侯曰寡人無疾以扁鵲為  
利欲醫不病者為功後桓侯果疾甚使召扁  
鵲扁鵲診之桓侯遂死矣故云怒扁鵲之先  
見也病甚至於宣頤知攝養之為得病之始  
智已下皆然宣頤知攝養之為得病之始

春

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  
悶若無端者悶然不知其端縮之所由也死  
中智以下謂之自然謂漸然至死為自然也下  
縱少覺悟咸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慎眾  
險於未兆皆恨逢遇之初不慎眾險於未始  
之哀樂也眾險則喜是猶桓侯抱將死之疾而  
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而為受病之始  
也向曰扁鵲見桓侯曰寡人無疾以扁鵲為  
利欲醫不病者為功後桓侯果疾甚使召扁  
鵲扁鵲診之桓侯遂死矣故云怒扁鵲之先  
見也病甚至於宣頤知攝養之為得病之始  
智已下皆然宣頤知攝養之為得病之始



禪

先見安危理之於害成於微而救之於著故  
 未亂國乃理也翰曰著盛也夫人之患害成於  
 有無功之理微少之間人所不知及將救之於  
 疾已盛矣故醫者無功療之也亦如國家當  
 重賢良以理天下而人和年豐豈可輕棄而  
 不用及國亂乃欲用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  
 切之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濟曰馳騁猶一  
 且猶一時也言歷觀常人之閒故有一時若  
 莫不皆然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  
 盡此而已矣良曰有疾不先醫者皆以爲疾  
 於攝養謂言天地縱聞養生之事則斷以所  
 見謂之不然則自斷於所見苟隨其欲謂養

寺

生之理不其次孤疑雖少庶幾莫知所由銑  
 如此也言狐疑之由何如亦未定也其次自力服藥  
 生之所疑由何如亦未定也其次自力服藥  
 言服藥未至於驗者或益之以吠犬滄外  
 而將敬中路則廢者或益之以吠犬滄外  
 而泄之以尾間而欲坐望顯報者翰曰吠滄外  
 間海水多泄處也言人之服藥所益如細流也尾  
 進而乃多泄其精如尾間之泄其必難及而  
 服藥不慎難求長年也或抑情忍欲割棄榮  
 如是矣顯報謂長年也或抑情忍欲割棄榮  
 願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  
 後又恐兩失內懷猶豫心戰於內物誘於外  
 交賒相傾如此復敗者向曰嗜好之物且在

建二十一



什

之非後欲從其心爭於內嗜無驗兩事俱失故猶豫  
 是欲未定樂以服食為除應二也者夫至物微  
 相傾復有眩攝生之事者戰爭也  
 妙可以理知難以自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  
 後可覺耳類至七年木名其初生與林木同  
 成初與衆人同道今以噪競之心涉希靜  
 濟曰噪喧塗道也長生之理漸脩而遲其應  
 遠矣人意欲速而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  
 得之也夫悠悠者既未效不求而求者以不  
 專喪業也良曰悠悠者謂求養生者喪於此道者效驗  
 失業也則偏恃者以不兼無功良曰入道者必不偏特

物

於他事故養追術者以小道自溺術者曰追法  
 生無功也養  
 無一能成也上向此類謂善養生者則不然  
 矣清虛靜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  
 而不營非欲而彊禁也而鏡曰不是心中實欲  
 養生也故能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  
 而後抑也滋味曰厚味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  
 以醇泊猶著其向曰言外物繫之於神氣以累  
 其素淡泊明也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又守  
 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曰濟同乎大順道翰生曰



一故守之而不亂其心不亂其天地故養和理也順也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晞以朝陽綏以五絃翰曰晞乾綏安也歸於朝陽所以養性羣生之理也此皆無為自得體妙心玄忘謂得生性之理也此皆無為自得體妙心玄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向曰忘其樂足不勞形則曰遺若此以往恕可與羨門比壽生故身存也遺若此以往恕可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為其無有哉仙向曰羨門王喬皆人為其無年壽則何

運命論一首

李肅遠

銑曰集林云李康字蕭遠中山人也性介立不和俗善文辭起家為沮陽

令有美政也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故運之所隆必生聖明之君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親蓋道合也介媒而相和謀之而必從從良曰唱和也道德玄同曲折合符濟曰委曲相契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向曰不相疑故君臣道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銑曰道者以能成



也夫黃河清而聖人生清則聖人生於時也

里社鳴而聖人出良曰里社神祠也春秋濟

羣龍見而聖人用濟曰龍潛之時道不用也

功用於天下也故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

而阿衡於商阿倚衡平也商棘也言棘有伊

尹倚天下也太公渭濱之賤老也而尚父於

周尊曰太公故號為尚父百里奚在虞而虞亡

在秦而秦霸非不才於虞而才於秦也翰曰

非在虞則不才在秦則賢也張良受黃石之

符誦三略之說以游於羣雄也向曰張良漢臣

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逸也翰曰以堅投

逆也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頃而巧言於沛公

也良曰非拙巧之異也蓋識與不識用與不

然則張良之言一也不識其所以合離合

離之由神明之道也濟曰張良之說前後一

神明之相合也故彼四賢者名載於籙圖

事應乎天人其可格之賢愚哉向曰四賢謂

伊尹太公百里



里案張良也言此君臣之道應乎天事合於人心其可測至於賢愚之間哉言不可至也格至孔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也

有開必先欲事有人之清明其志如神意之所合運命所當也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將雨必先出雲若臣相詩云惟岳降神生甫及申推良曰

也岳中岳也言中岳降其神靈生申伯甫侯惟申及甫惟周之翰運命之謂也賦曰言為

室也王豈唯與主亂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女也妖始於夏庭命也昔夏亡之國亦運

也二有神龍也於是布弊而策告之龍亡而蔡在

夏氏乃緘而續之以三代莫敢發之至周厲王發而觀之聚流于庭化為玄龜童妾遭之

既而後有孕生一女子懼而棄之有以之奔褒國後褒人進於幽王王愛之廢申后而立褒姒為后也於此則運命始於夏庭而幽殺

曹伯陽之獲公孫彊也徵發於社宮而亡也曹伯陽即位好弔弔者曹鄙人公孫彊好弔弔

也禍成於庚宗庚宗婦人宿遂有子在齊過

乃勝之後還晉過庚宗婦人見所有之牛助余

唯豹將歸魯籠而親之使為牛豎後豹病豎牛



將為亂羣臣有進食者豎牛皆不進覆之以  
返空器叔孫遂餓死此則禍成於庚宗矣  
官親也豎吉凶成敗各以數至良日謂運咸皆

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親矣統曰介昔者聖

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興

者六八而謀也翰曰何圖命九十七而終武王

伐紂之時年八十六衰謂文王沒也謀謂武王

王謀伐紂也九十七當言九十七而言七九

言十六當言八之倒及成王定鼎于郊鄆卜世

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故自幽厲之間周

道大壞向曰幽厲事故大壞也二霸之後禮樂

陵遲桓公晉文霸齊文薄之弊漸於靈景翰曰

靈王景王之弊漸生於辯詐之偽成於七國良

也七國謂齊楚燕趙韓魏秦酷烈之極積於亡

秦謂香曰前述七國獨擅酷暴於天下也漢朝初雖

故也亡文章之貴棄於漢祖重文漢朝之士而

高祖以武定天下未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

意輕棄儒士之言也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

孔子曰顏子也揖讓於規矩之內閭閻銀於

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賢揖讓規矩亦不能

過絕二水名孔子講道之所也孟軻孫卿體

二希聖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子體法顏冉二

故世雖體二志望孔子之義不能綴繫其末也從



容維繫之天下卒至於溺而不可授也良終曰  
也謂大道沈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  
於魯衛會而見道不運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  
行於定哀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西向日  
孔子之楚昭王將以七百里地封之令尹子  
西曰使孔子得土壤而賢弟子生之必非楚  
也福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讎於桓魋音類翰  
宋司馬取讎也殺孔以仲尼之智也而受屈於  
陳蔡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毀於叔孫銑曰叔  
之賢者立陵也夫子不可毀也他日夫道足  
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言足以經萬世而

不見信於時行足以應神明而不能繫綸於  
俗濟曰彌廣綸理也言時君應聘七十國而  
不一獲其主竟不見用是不得其主而運不  
也合驅驟於蠻夏之域屈辱於公卿之門孔子曰  
道不行於季氏辱謂見辱於陽虎並魯之公  
也謂受屈於季氏辱謂見辱於陽虎並魯之公  
也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  
未之至封已養高勢動人主銑曰子思孔子  
望先聖之道欲先聖之體然而未至聖道但  
為厚己養其高名能以權勢動於時君也言  
其道不如孔子而時君反信之孔子有聖其  
德而時君不用此運命也希望也封厚也其  
所游歷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猶有不得賓



者焉翰曰言子思游歷天下而諸侯尚或有不得結車

賓客之位也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室者也良

上而夏之道雖近習孔子而未得夫子之深道也

退老於家魏文侯師之告老而歸魏文侯以

也師事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

敢閒其言向曰西河地名也肅敬也閒非也

如孔子而人乃信之蓋運命使之然也故曰

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而後世君子

區區於一至歎息於一朝直屈原以之沈湘

賈誼以之發憤不亦過乎建銑曰言此理人所不

也太過然則聖人所以為聖者蓋在乎樂天知

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翰曰遇

時其心不怨居重任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

濟曰抑辱屈損也言身可以受辱者推於運

命也道不可損者以待其時也則屈原沈汨

不可奪翰曰失位則可以推排運命而忠義

譬如水也通之斯為川焉塞之斯為淵焉銑

水流曰淵升之於雲則雨施沈之於地則土

潤體清以洗物不辭於濁受濁以濟物不傷



於主獨立之負於俗理勢然也翰曰忠直之

主之意獨立清正則背於俗類此事故木秀

於林風必摧之者故風吹而先折也堆出於

岸流必湍之濟曰岸側有堆阜而出於岸侵

也湍衝行高於人衆必非之向曰德行高遠出

秀先折堆出流衝也前鑒不遠覆車繼軌然

志士仁人猶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

將以遂志而成名也之良曰前鑒謂行高忠直

累如車之既覆後來者復繼其跡而志士蹈

其所死而惡其生蓋將以遂其志求遂其志亦冒風

源於險塗鉞曰言衝君之威以進忠武如涉

道也求成其名而歷謗議於當時彼所以處

之蓋有筭矣翰曰言忠直之人冒險道歷謗

於君矣筭計而進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則伊尹呂尚之

興於殷周百里子房之用於秦漢不求而自

得不邀而自遇矣翰曰言道之將行命與貴

於周文百里奚用於漢高祖也道之將廢也命之

將賤也豈獨君子恥之而弗為乎蓋亦知為



必不也凡希世苟合之士也遠蔭威施之人也希世日  
 得也也遠蔭口柔也也威施而柔也也言人有所作望  
 而語則詐偽口面柔也也俛仰尊貴之類也遠也也  
 和以也求取於人也意也也俛仰尊貴之類也遠也也  
 利之閒也銑曰對尊貴之人則俛仰媚取也其類  
 意無是非讚之如流言無可否應之如響也濟  
 貴人之如意所為者無是非好惡皆順而諧美也  
 之應對之如響也以閱看為精神以向背為變通也  
 附之也衰者背而去之也以精神之明盛者向而勢也  
 之所集從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也  
 也也翰曰言其逐勢所集如人脫履而遺之也也其言  
 也也失勢者則棄之如人脫履而遺之也也其言

曰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  
 珍也也向直之名而謂身也致危亡之困也辱失其官立  
 存其榮則名與身孰親也取身可親也也忠直之  
 與辱誰重也言榮者重也也孰誰也也珍重也也故遂  
 絮其衣服矜其車徒也良曰絮謂裝飾使也鮮  
 冒其貨賄淫其聲也也貪也也冒賑賑也白然自以  
 為得矣也驕曰賑賑也蓋見龍逢比干之亡其身也  
 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也翰曰言其比干  
 忠諫而死以為不誅也遂勢變通以全其身則  
 不忠諫而飛廉惡來之誅也殺之也比干而武王皆  
 飛廉惡來也也並紂之左也右讒佞也入也也而武王皆



誅滅也蓋知伍子胥之鑄鏹鏤力於吳而不戒  
費無忌之誅夷於楚也臣向曰伍子胥之賢  
劍而之死夷滅也言楚之讒佞人也屢害賢良昭  
王誅之不夷滅也言佞人之知子胥忠死  
以爲無忌如諂媚必見殺也不蓋譏汲黯之白首  
戒慎無忌諂媚必見殺也不蓋譏汲黯之白首  
於主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銑曰汲黯  
守東海大理天子召爲主爵都尉而佞大  
人譏笑其髮白而守此位不佞而佞大  
張也漢武帝時佞佞之徒上書言張湯陰事  
夫車天子惡人言而死何厚葬之爲也遂載以  
牛車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盡誅  
邪佞之徒言後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盡誅  
不懲戒此牛車後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盡誅  
刑於前而不懼石顯之絞縊於後也躒謂折

挫也絞縊以繩自繫而死也蕭望之爲太子  
大傳元帝即位望之以師傳見重躒石顯讒  
言顯急令車騎圍望之第乃歎曰吾任將相  
年踰六十矣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竟  
飲鴆自死天子聞之大驚曰殺吾賢傳此爲  
折挫於前也而後邪佞憂懣不食在道而石  
顯舊惡免官徙歸故郡憂懣不食在道而石  
後之邪臣又懼見前事皆復爲之也石顯  
病死而言絞故夫達者之筭也亦各有盡矣  
縊者誤也故夫達者之筭也亦各有盡矣  
曰凡人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爲者哉若夫  
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爲天子不如仲尼  
之爲陪臣也富貴也周幽王厲王之無道雖  
爲天子不如仲尼有道而爲陪臣必須勢乎  
也諸侯之臣入朝天子則稱陪臣必須勢乎  
則王莽董賢之爲三公不如楊雄仲舒之間



其門也也向曰王莽董賢皆漢朝竊弄權勢者

其門也也仲舒謂董仲舒也揚董皆儒學才

駟不如顏回原憲之約其身也有馬千駟而公

守節貧而樂道者也四馬曰駟也清約其為實

乎則執杓而飲河水者不過滿腹棄室而灑

雨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濟曰人

不過者則執杓飲水於河中則水雖多所飲

不過過滿腹而室而灑灑於雨則雨雖多所飲

乎則善惡書於史策毀譽流於千載災罰懸

乎天道言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良曰灼將

以娛耳目樂心意乎千載豈可苟從一時流於

言不可也譬命駕而游五都之市則天下

之貨畢陳矣成曰五都謂洛陽邯鄲臨淄宛

處寒裳而涉汶陽之丘則天下之稼如雲

矣銑曰襄舉也涉渡也汶水名北曰陽立

天下禾稼多推直而守教庾海陵之倉則山

坻之積在前矣翰曰推髻以髮向後為髻蓋

其守倉但見倉粟積多如山如坻在前矣插

終非其有也教庾海陵並倉名坻小渚也插

甲楚社而登鍾山藍田之上則夜光璵余璠煩

之珍可觀矣山向曰鍾山藍田並山名皆出美



玉也夜光璣也夫如是也為物甚眾為己甚寡  
璣曰夫如是五都之貨汶陽之稼倉廩之積  
少豈可為志且苟貪於榮祿賄貨不愛其身  
者乎蓋須益於主而利於人也  
而嗇其神風驚塵起散而不止身之本在人立  
與忠而行其道德去其邪惡是愛身也豈其  
專務諂邪於不義則是不愛其身而愛其神  
也且有身然後安神既不變其身而愛其神  
有如風驚塵起一散而塵不復止矣嗇愛其  
六疾待其前五形隨其後良曰六疾謂人稟  
氣而生失度則為疾矣為人臣者失道亦如  
之五刑謂劓墨官割臙大辟也言其為邪  
而後也利害生其左攻奪出其右而自以為  
見身名之親踈分榮辱之客主哉濟曰言邪

人其利害攻劫奪取之事常在左右宜可  
自以為能見親踈分別其客主哉言非也客  
主以辱為客也榮為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

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義故  
古之王者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

人也古之仕者蓋以官行其義不以利冒其  
官也翰曰古人所入仕者以官為行義之  
本不以祿為利已冒其官位也冒貪也

古之君子蓋恥得之而弗能治也不恥能治  
而弗得也向曰得謂原乎天人之性核胡乎  
得官位也

邪正之分也銑曰原本權乎禍福之門終乎榮  
核考也辱之筭其昭然矣良曰言自正禍福榮辱



之事皆昭然明故君子舍彼取此齊曰捨彼  
 白可也然明故君子舍彼取此邪彼之道  
 取此忠善夫出處不違其時默語不失其人  
 正之理善夫出處不違其時默語不失其人  
 翰曰邦有道則出而仕邦無道則隱而處也  
 言必不違此時矣道不合則不與之言故曰  
 默道合則與之言故曰語天動星迴而辰極  
 不可失其知人之言也語天動星迴而辰極  
 猶居其所璇玑輪轉而衡軸猶執其中向日  
 轉動眾星逐而北斗恒居其所而不動也  
 機謂北斗柄也逐四時以指四方而衡星  
 在七星之中不遷其處也有指四而不動星  
 輪動焉故云執其中也以喻賢聖之人雖遇  
 時各異而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貽厥孫謀以  
 志節不改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貽厥孫謀以  
 燕翼子者昔吾先友嘗從事於斯矣銑曰言  
 身遺其遠謀以安敬其子孫者則孔丘嘗為  
 此事也吾智保安貽遺厥其燕安翼敬也若

子康之先也與孔子同  
 志為友故云吾先友也  
 辨亡論上下二首  
 陸士衡

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良曰御禍基京畿毒  
 禍宇內皇綱弛紊王室遂早濟曰弛廢於是

羣雄鋒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  
 電發荆南銑曰武烈皇帝孫堅也則權之父

電發荆南銑曰武烈皇帝孫堅也則權之父  
 荆南也威如雷電也堅起兵於荆州故云權  
 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弄計五震湯朗

交則醜虜授馘古獲反向曰言孫堅權變之  
 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弄計五震湯朗







御豪俊而周瑜為之傑翰曰交雜也彼二君子

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謂張昭周瑜也

也哲智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江東

蓋多士矣銑曰言張昭周瑜來附孫策蓋以

也則江東多賢士而信之將北伐諸華誅鉏干

紀也翰曰鉏除也干亂旋皇輿於夷庚及帝座

乎紫闥帝宮也言欲襲迎漢獻帝以平王道

反其帝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

向曰挾持天子也歸舊物除亂反正也帝戎車

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向曰戎車

也中世謂次於路也側目言懼其威也用集我

大皇帝良曰大皇帝謂孫權也言天以奇蹤

襲於逸軌睿心因乎今圖向曰言孫權繼父

兄超逸之跡聖智之心因成善從政咨於故

實播憲稽乎遺風翰曰咨謀也從政咨於故

而加以篤固申之以節儉其志敦厚而堅

重也申疇咨俊茂好謀善斷濟曰疇咨謀人

也不疑而必成也東帛旅於丘園旌命交乎塗

巷翰曰旅次也立園謂賢人隱逸之也乎塗

道以翰曰旅次也立園謂賢人隱逸之也



響臻志士希光而景驚異人輻湊猛士如林

銑曰天下豪彥志士賢人聞吳用賢之聲皆

尋響而至如應於聲也望其光輝如影馳於

形也故奇異之人如車輻攢湊於轂也猛士

之徒如林木之多也臻至希望景影驚馳也

於是張昭為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疇

入為腹心出作股肱陸遜也為丞相機之祖

也故不言名呂蒙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

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

之屬宣其力翰曰甘寧等十一風雅則諸葛

瑾張承步騭之以名聲光國政事則顧雍潘

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

張溫張惇以諷議舉正也向曰器才器也幹舉

國家之奉使則趙咨沈珩衡以敏達延譽術

數則吳範趙達以機祥協德濟曰此二人以

機密災祥之事以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

此二人皆駱統劉基疆諫以補過之過也

謀無遺諍與舉不失策良曰謂故遂割據山

川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翰曰衡平也

其功業平魏氏嘗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

魏氏曹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塞曰鄧

也言浮舟於下漢水名羽楫萬計龍躍順流



言羽輝者謂其疾也龍銳騎千旅虎步原隰  
 向曰銳利也五百人為一旅虎步言猛也漢  
 高平曰銳利也五言布兵陳於此也漢  
 臣益室武將連衡連車輓者多也言謂然有  
 吞江僻古忽之志一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  
 師黜之赤壁吳翰曰言曹操喟然而嘆有弁吞  
 為偏將擊之大敗走退也赤壁江口戰處也喪旗亂  
 宙天下也點退也赤壁江口戰處也喪旗亂  
 轍僅而獲免收跡遠遁也向日喪失也輟車跡  
 收其敗餘之兵道逃也謂漢王亦憑帝王之  
 號帥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  
 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陸公亦挫之西陵

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  
漢景帝之後故依憑先代帝王之號也巴漢

蜀中壘軍營壁也蜀將關羽守荊州孫權

登破之取荊州虜關羽劉備怨之遂代吳備

西陵馬韋山之湘西則荆州地也陸公即遜也

劉備殲于求安官而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

銳良曰後又續敗曹公軍於濡須水也

走蓬龍之戰子輪不反敗魏軍於蓬龍之

山子隻也輪車輪也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

鋒勢血六財匱也匱乏也而吳莞然坐待其  
敵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寬樂也請好請和

卷二十一 七



也漢不代謂蜀也乞盟謂乞為誓遂躋天彌鼎

信不代也謂魏蜀畏懼也

時而立西屏庸益之郊北裂淮漢之流孫權曰

遂從天命升為尊而與魏蜀三分鼎足而立

北以淮漢二水東包百越之地南括羣蠻之

表翰日蓋言其地名括遠也表於吳講八代之

禮蒐所三王之樂帝也言八代之禮謂三皇五

周也字內既平講說告類上帝拱揖牽后昉

禮樂以見成功也拱揖牽后虎臣毅卒循

謂拱手以揖諸侯示無事也長棘勁鍛殺望

江而守良日虎臣言猛也毅長棘勁鍛殺望

必而奮振動也望風而動者勇於闕也奮庶

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于下濟曰庶尹百官

商化協殊裔風衍遐圻巨夷反翰曰協合也

也遠圻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也一介行使

界也遠圻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也一介行使

不用戎馬獨使而撫巡於外也逸駿擾

於外閑言鉤日巨大也象獸名也逸駿擾

謂育明珠瑋寶輝於內府也華美珍瑰重

跡而多至奇玩應響而赴軒騁於南荒衝

也應響言歸君命速也輶軒輕車也騁行也

朝前息於朔野遠國也輶軒輕車也騁行也



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向日齊民百姓

裝整戎服以備不虞今則大皇既沒幼主無之此乃帝業之堅固也

朝姦回肆虐景皇聿興謂孫亮也帝權也幼主

肆縱也言幼主臨朝姦邪縱虐乃廢虞脩遺

亮為會稽王立權弟孫休為景帝也

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翰曰虞散憲法

孫休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良

也歸命之初謂孫皓即位之初也故老謂老臣

封為歸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謂陸抗也

命侯之父興也左丞相陸凱以謗諤盡規向曰

正直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也銖曰范名也丁奉

鍾離斐以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為公卿妻

玄賀邵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良翰

元首君也謂孫皓股肱爰及末葉羣公既喪

然後黔首有瓦解之患皇家有土崩之釁良

業代也黔首百姓也吾解歷命應化而徵王

土崩謂敗亂也釁憂也師躡運而發向曰言歷數天命應其政化同

帝乃踐躡運祚卒散於陣民奔于邑城池無

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銖曰吳有堅地

兩為晉所破若無藩籬阜之勢非有工翰

言易取也溝小渠水也阜小山也

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濟曰工翰班古之



之將非一世所選良日曹劉謂曹操劉備也  
言晉師謂晉軍也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  
劉也言晉師謂晉軍也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  
社稷夷矣軍之至不經十二日也夷滅也言晉  
兵以部伍言吳亦非有也此惠也軍未浹辰而  
乃降燕昭王使樂毅將兵及與韓魏楚趙之  
之疑心故也楚子築室之圍燕入濟西之隊  
有言吳非有此事而自亡者蓋為君不明而  
也言吳非有此事而自亡者蓋為君不明而  
伯攻趙襄子懼走保晉陽城晉伯乃引汾水  
權之吳不役者三版城中懸釜而效也  
之疑心故也楚子築室之圍燕入濟西之隊  
乃降燕昭王使樂毅將兵及與韓魏楚趙之  
兵以部伍言吳亦非有也此惠也軍未浹辰而  
社稷夷矣軍之至不經十二日也夷滅也言晉  
之將非一世所選良日曹劉謂曹操劉備也  
言晉師謂晉軍也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  
劉也言晉師謂晉軍也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

道抑有前符阻險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  
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  
也向日將法且吳阻險之變越事也戰守之道自  
曹劉之眾勝於晉兵而吳終成帝業今晉師  
不如此則彼此而反敗吳國成敗易理古今  
何也則彼此而反敗吳國成敗易理古今  
故也彼謂孫權時此謂孫皓時言孫權任疑入  
不疑也彼謂孫權時此謂孫皓時言孫權任疑入  
人有疑也

辨亡論下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  
漢氏謂吳制荆揚而掩交廣  
劉備也吳制荆揚而掩交廣  
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民怨  
我故云虐深民



悉劉公因險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公濟日劉  
 也言因其險阻得增飾其智也夫吳桓王基之  
 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謂向曰太祖聰明睿達懿  
 民如稚子也恤憂也推及者謂小兒也慕之接士盡  
 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謂禮節也盛德之容  
 謂赤心也拔呂蒙於戎行識濟濟於係虜濟  
 擊賊孫策奇之列置左右其後張紹薦之於  
 孫權遂拜為別部司馬此所謂拔之於戎行  
 也孫權破荆州得濟濟識其賢即以此荆州軍  
 事以孫權所係虜者言遭破敗推誠信士不恤

入之我欺向曰誠心恤憂也我敢猶欺我也  
 有歎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偪銑曰不患難  
 也信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曹休魏天司馬  
 是權乃遣陸公征之威也陸執鞭鞠躬以送悉委武  
 衛以濟周瑜之師委良曰時曹公入荆州權盡  
 之軍也悉盡也武衛謂早官菲食豐功臣之  
 權之親近宿衛之兵也拔懷虛已納謨士之策  
 賞其飲食也菲薄也拔懷虛已納謨士之策  
 也言權開張其懷虛已納謀臣之計也  
 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蒙險而效命周瑜  
 獨薦肅才宜佐時權與語甚悅之士燮為左將



軍常效險阻以致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

其命也效致也賢請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

娛謂昭也張公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

煩而權從其言即除刑法之煩者刑苛劉基

之議而作三爵之誓乃勅我左右國自今已後

醉後言殺者勿殺議亦諫也三爵謂醉後也

也誓戒屏氣跼有躋者以伺子明之疾明呂蒙

字也呂蒙有疾權欲數見其顏復恐勞其起

動常穿壁窺視之見其下食則喜不然則夜

寢不安也屏氣跼躋謂窺壁行之時恐其知聞

也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李權聞之哀不

同止統有二子推內養於宮中與權子登壇

慷慨歸魯子之功懋曰登壇謂權即帝位也

時顧謂羣臣歸功於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

魯肅也魯子謂肅也於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

濟曰謂羣臣使蜀或人謂瑾與劉備相道權

曰吾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以

信其忠節則投謂棄也子瑜瑾字也惡言是以

忠臣競盡其謀志士咸得肆力翰曰專洪規

遠略固不厭豔夫區區者也良小也言權大

規遠略固不變此區區小故百官苟合庶務

未遑殿向日違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秩天子

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儻



卷二十一







千夫向日開行陣不過千人亦由逐艦盧千

里前驅不過百艦胡咸反翰曰船艦言水挾

也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良

劉氏謂備也陸公謂遜也孫子兵法曰善用

兵者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至言劉氏伐

地狹首尾不得相救其勢合然也昔蜀之

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

械以御其變翰曰謂吳朝臣見蜀亡恐禍將

流迅以爲險阻機天子摠羣議而啓之銑曰

謂權也摠集大司馬陸公以四瀆天地之所

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濟曰陸公謂抗

瀆也無遏絕之理謂不可積石以而機械則

險流矣四瀆江河淮濟也宜通也而我機械則

彼我之所共向曰言彼此彼若棄長技以就

所屈即荆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

謹守峽口以待禽耳銑曰言晉人所長以巧於

水戰是屈其力也晉人又即於荆揚二州而

爭我舟楫之用其不善用舟必速覆敗是天

助贊吳也則當守峽步闡之亂憑寶城以延

疆寇重資幣以誘羣蠻翰曰西陵督步闡叛

指延晉軍也又重以幣帛招誘于時大邦之

衆雲翔電發懸旌江介築壘遵渚襟帶要害

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舟師沿江東下向曰



謂晉也作此論之時吳已亡機在於晉故云  
 六邦也介間也築壘謂作軍營也  
 言晉兵守兵要管如練帶束於身也又蜀  
 中兵公江而東下至於吳順流而下曰公  
 陸公以備師三萬北據東坑公謂抗也東坑  
 謂海深溝高壘按甲養威反虜踰於跡待戮  
 而不敢北窺生路謂日反虜謂步開也跡  
 疆寇敗績宵遁喪師太半喪日宵夜遁也  
 言也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  
 得萬計獻謂獻生虜於君日得信哉賢人之謀  
 豈欺我哉豈欺我哉向曰言陸抗之謀自是烽燧罕警  
 封域寡虞翰曰自陸公一捷則烽火之候陸

公沒而潛謀兆吳釁深而六師駭良曰言陸

後而晉潛謀伐吳自此而始孫皓無道夫太

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吳言太康時

而兵衆未盛於曩日魏蜀之師且魏蜀兵陸

公亡沒後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輸

孫皓天紀三年郭馬反殺廣州刺史當時禍

患亦少於魏蜀之難而廣州遭亂豈不由無

良臣明主也愈少而邦家顛覆宗廟為墟嗚

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與銑曰人之  
 公亡也殄瘁病也言邦家顛覆宗廟為墟  
 虛者蓋以陸公亡而邦國之人盡病矣不其  
 然與謂豈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玄曰亂不



極則治不形亂之極則有太文經也言世

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

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為國之恃險也

則也則險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

言守險之由人也吳之興也參三而由焉孫

鄉所謂合其參者也翰曰言吳之興也天時

也參三也由用也孫鄉謂孫鄉子及其亡也恃

險而已又孫鄉所謂捨其參者也良曰捨其

俊也濟曰四州荆揚交廣皆吳地也山川之

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翰曰勁利之

政之策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遘何哉所以用

之者失也向曰先政謂權之政化也

存亡之至數謙已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

寬中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日銑

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眾

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其難

不足恤也翰曰上行其惠而及其下效其道

不足恤也翰曰上行其惠而及其下效其道



悅則雖危亡患難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  
之事蓋不足憂也  
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  
矣故能安社稷固土宇則長而君臣不疑者  
微子將朝周過殷故都見麥秀蘄蘄曰父母  
之國宗廟社稷無所立也乃志動心悲周大  
詩行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故歌黍離之  
也痛若殷周長有正道則無此悲痛之事也  
也

### 五等諸侯論一首

翰曰公侯伯子男五等諸侯之爵號也蓋

論其事也

夫體國營治先王所慎創制垂基思隆後葉  
然而經略不同長世異術五等之制始於黃

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

銑曰黃謂黃帝也唐謂堯也五等之制自

黃帝至于周室尚不改易至秦無道并吞天下

下列置郡縣而漢因秦之敝行而不改也

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曰

詳議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曠不可

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翰曰曠任重必於借

即力制曠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

任也濟曰天子任重必假借眾賢之力因羣

並建五長所以弘其制也良曰五長於於是乎

立其封疆之典財其親踈之宜使萬國相維

以成磐石之固銑曰維連也磐石大石也言



之不可宗席雜居而定維城之業向曰宗謂

轉動也謂異姓者言二者皆能又有以見綏世之長

定此連城盤石之業也御識人情之大方知其為人不如

厚已利物不如圖身此其為人人君即不然也

安上在乎悅下為已在乎利人安君於人上謂

者謂若故易曰悅以使人人忘其勞王也孫卿曰

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利也已失利人

而後利之不如在利之時因更利也是以分天

下以厚樂而已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

而我得與之共害與天曰厚樂之事豐利之資

則憂深憂深謂憂天下之深也故諸侯饗食

土之實萬國受世及之祚絕曰世及祚福也

夫然則商面之君各務其治君謂諸侯也九

服之民知有定主天良曰九服上之子愛於是

乎生下之體信於是乎結愛曰子上之親人如

連結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以禦暴諸侯曰立

道衰則足以相援以禦疆暴也故彊毅之國

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民無所寄霸王之

志向曰無言分理也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治

理與諸侯同憂乃理矣危利博則恩篤樂遠

善與諸侯共除乃安也

則憂深

土之實萬國受世及之祚

夫然則商面之君各務其治

服之民知有定主

乎生下之體信於是乎結



銑曰言天子國安由萬邦諸侯思共至尊賴

治之謂各整治於國則天下皆安也天子譬猶

羣后之圖身則圖身之奉羣后諸侯也譬猶

衆目營方則天網自相濟曰言諸侯理萬邦

譬猶衆網之目經營於四方開而四體辭難

張之天下網徧故網通矣相通也四體辭難

而心膂與獲又去也膂背也心背以喻天子

也又安也言諸侯能安四方以蓋三代所以

去其難而天子之國獲安也

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但有三不聞有四今

云四者夫盛衰隆敝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

乎其人銑曰上教寬仁下人懷惠其化則興

也於人愿法期於必諒明道有時而闇謹也諒

明也言事故世及之制敎於疆禦厚下之典

明暗不常故世及之制敎於疆禦厚下之典

漏於末折難制謂其益盛而天子患之也厚

封土地則失於末大而本折也言天子為本

諸侯為末亦猶木末大而本小則本必折也

也漏失侵弱之釁遘自三季陵夷之禍終于七

三十四

三十四

三十四

三十四

三十四

三十四

三十四

三十四

三十四

三十四

三十四

三十四

三十四

三十四

三十四

三十四

三十四

三十四

三十四



疆也爾者謂夏殷周也言成湯周公不改豈

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筭乎向曰言成湯

之計乎蓋聖王之改五等之法而乃暗於理計

也筭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敵而侵

弱之辱愈於珍祀土崩之困痛於陵夷也日翰

懸遠也御猶禁止也愈差也於終也言周崇

五等非暗經世之計固知百世非可遠為禁

止而雖善制必有衰敝蓋否泰之數也且三

代之末雖有侵弱之辱猶差於履宗絕祀也

而秦去五等之制有土崩之是以經始權其

多福慮終取其少禍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

郡縣非致治之具良曰是以理國之初者權

則蓋取少禍豈謂立諸侯則不可亂置郡縣

其分人知其主故國憂賴其釋位主弱憑其

也經治始初也故國憂賴其釋位主弱憑其

翼戴使其安也主弱則憑諸侯去位以謀王

不失其位也釋去及承積其王室遂卑猶

保名位祚垂後嗣福也日統幽而不輟神

器否而必存者豈非置勢使之然歟諸侯翼

在天下則雖遭否塞其政必存豈非諸侯置

磐石之神器也天子位也統緒降及亡秦棄道任

術懲周之失自矜其得尋斧始於所庇制國

昧於弱下羣公尋用也左傳云宋昭公將去

羣公尋用也左傳云宋昭公將去

羣公尋用也左傳云宋昭公將去

羣公尋用也左傳云宋昭公將去



室之技業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也萬  
室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也況其國  
如用此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矣秦不封諸侯將  
以弱其下此制國也國慶獨饗其利主憂莫與  
共害第故國有憂難無一人與之共除害也  
速亡趣亂不必一道顛沛之釁實由孤立向  
不必一道謂不必由奢後暴虐則  
顛沛之釁實由不封立所致也 是蓋思五  
等之小怨忘經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閣  
土崩之為痛也 銑曰言秦徒知五等有陵夷  
莫有助接周之不競有自來矣國之令主十  
可為痛也 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周室曰  
有餘世 疆也 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周室曰

王事不疆然天下有一言勤於一朝振於遠國  
先叛向之遠公羊傳云葵丘之會齊桓公振而  
美已疆也故疆晉收其請隧之圖暴楚頓其  
觀鼎之志 銑曰晉侯朝王請隧也不許謂請祗  
謀也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  
而取重焉頓猶發也此二君並示盛欲富周  
言周室雖弱諸侯之徒能關視關中之大崩壞豈  
有漢高祖項羽之徒能關視關中之大崩壞豈  
廣之輩敢發此野也借使秦人因循周制雖  
則無道有與共敵而覆滅之禍豈在曩日  
假使秦能用五等之制雖其無道且有諸侯  
共理其政亦不見覆滅之禍在於昔日也



漢矯秦枉大啓侯王室向曰矯舉在故也言漢  
以封子弟也國境土喻溢不遵舊典故賈生憂  
其危晁錯痛其亂銑曰賈誼上書所以諸侯  
也晁錯又忍諸侯盛以爲是是以諸侯阻其國  
亂乃勸景帝削諸侯侯盛以爲是是以諸侯阻其國  
家之富憑其士民之力特也阻勢足者反疾  
土狹者逆遲翰曰勢足者謂地廣兵足故爲  
心爲其逆遲勢不疾也上狹者逆遲謂終懷逆  
足故爲逆遲也六臣犯其弱網七子衝其  
漏網向曰六臣謂越淮南王黥布燕王盧綰  
等皆反七子謂吳濞膠東王卬楚王孫敖  
王遂濟南王子卬謂吳濞膠東王卬楚王孫敖  
亦謀反弱網謂漢初網紀尚弱皇祖夷於黔  
漏網謂孝景時法網疎寬也

徒西京病於東帝濟曰皇祖謂高祖也夷傷  
帝都西京也東帝吳王濞也言高祖擊黥布  
爲統夫所傷故云夷於黥徒也吳楚反景帝  
使表盜使於吳吳王知其欲說笑是蓋過正  
而應曰我已爲東帝孝景帝病之是蓋過正

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良曰言漢所以諸侯  
於正典所以爲災米是然呂氏之難朝士外  
建立諸侯以爲累也然呂氏之難朝士外  
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而封呂氏爲侯而呂  
代王起禍難朝士大臣皆外顧代王立之  
以親賢聖仁孝故淮南王齊代之疆今大臣  
則長安侯所即皇帝社稷是安此逮至中葉忌  
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

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



亡秦之軌矣有曰遠及名實無其國矣謂是以

五侯作威不忌萬邦新都漢易於拾遺也

威萬邦無謂侯宗子不封其土而使之易於拾遺

侯新謂成帝舅五人同日封光武中興

纂隆皇統而猶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

侯是良曰遵法也言光武即位又不封建子弟

喪也故亦比之喪家宿侯不亦宜乎僅及數世姦完充斥僅劣

也言光武中興姦完之賊內外充斥然至於數世而卒有疆

臣專朝則天下風靡一夫從橫則城池自夷

豈不危哉翰曰從橫謂亂也夷平也言一夫

危哉為無諸也在周之衰難與王室放命者七

臣千位者三子向曰放命謂棄叛亡命為逆

祝曰邊伯三日石連四曰詹父五日子禽六日

亂曰王子朝是皆為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

邑出銑曰嗣王謂惠王襄王以三子之亂棄國

僭即王位以擄王城鉦征鼙震於閭宇鋒鏑

流乎降闕濟曰鉦金聲也鼙鼓也閭宇謂四

言王室微弱諸侯戰爭故令金鼓震動然禍

止畿甸害不覃及天下晏然以治待亂良曰

雖衰弱禍難至於近國患害不能延及於君



以理世而待危而賴諸侯扶持是以厲宣與  
 尚未至亡也謂惠襄之時也  
 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而厲王太子無道出奔  
 公家也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後厲  
 王崩于奔所二相立太子是為宣王此則諸  
 侯之二後也襄王避子續之難奔鄭伯納  
 之皆復位此亦諸侯之功也鄭伯起也豈  
 若二漢階閭輓擾而四海已沸立向諸侯而王  
 室雖弱不至覆滅豈若二漢宮城之內蹙  
 亂而四海已沸也階閭宮城之內蹙  
 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以鉞朝入九服天下也  
 也蓋無所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  
 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良曰億兆謂  
 亦猶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

之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周時也匡正  
 也合謂合諸侯之眾以正天子蓋遠績屈於  
 之位也言漢朝豈無此人哉天子蓋遠績屈於  
 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故烈士扼腕終委寇  
 讎之手匡合之言漢朝豈無此人哉天子蓋遠績屈於  
 時無諸侯可以共為援矣雖有雄壯之心不  
 正王室所見折挫者迫於位賤而勢卑人  
 威服耳扼腕謂怒而捉手也委死也言烈中  
 士雖怒篡逆之入而終死於讎敵手也  
 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堅守忠義或有變節  
 以助暴虐比於夏桀也雖後時有鳩合同志  
 以謀王室聚也然上非奧主下皆市人眇  
 奧深也言非深也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  
 沈知人之主也



保之志人故兵既於兵舉也班次也言下皆市

定之戰而先定其亂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

殺之禍劫向曰帝族也徒民望未改而已見大漢

之滅矣復安之人心未改也或以諸侯世位不

必常全子孫不必常有安全之勢也其昏主

暴君有時比跡故五等所以多亂今之牧守

皆以官方庸能用也日庸雖或失之其得固多

故郡縣易以為治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良

言天子有休明之德能申長率連屬咸述其

職長十國為連連有率言皆奉天子休明之

德皆述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向曰君謂諸

無所容過也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

之興矣理也故先代帝王有立諸侯而祿不為

也荀或衰陵百度自勃微陵言天子且或衰

法也荀且度鬻官之吏以貨准才向曰鬻賣

則高官少者下位則貪殘之氓皆如羣后也

故云以貨准才則貪殘之氓皆如羣后也

盛皆如羣后諸侯也后君也安在其不亂

裁故後王有以之廢矣良曰後之帝王見其

等者五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為己思治濟

謂其為長父子孫郡縣之長為利圖物謂其



知不父居官故為利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  
而圖於百姓之財也  
仕子之常志向曰企羨也言羨及厚脩已安  
民良士之所希及銑曰希少也言夫進取之  
情銳而安民之譽遲良曰銳是故侵百姓以  
利己者在位所不憚齊曰憚懼也言衆損實  
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翰曰夙夜以損之名謂  
皆夙夜為之而不止也此事君無卒歲之圖臣  
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向曰此郡縣長所  
然也知國為已士衆皆我民民安已受其利  
國傷家嬰其病故前入欲以垂後後嗣思其

堂構銑曰後嗣思繼嗣於先君如先起為上

無苟且之心羣下知膠固之義翰曰謂其知

膠固謂如膠漆之堅固也使其並賢居治則功有厚薄兩

愚處亂則過有深淺向曰言使諸侯與群縣

則諸侯以累世流惠過乃殘矣郡縣長以侵

則深焉然則探八代之制幾可一理貫

也良一日八代五帝三王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

蔽矣齊曰素奔先王之正道漢封王

辨命論一首序并劉孝標

翰曰辨命論人死生窮通必有命也故因管輅以發此論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向曰主

武帝也管輅字歎其有奇才而位不

達時有在赤墀之下豫聞斯議歸以

告余銑曰赤墀天子所居余謂士之窮通無非

命也故謹述天旨因言其致云爾翰

天旨謂天子意也

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實海內之名

傑豈日者卜祝之流乎濟曰日者謂掌日月

主卜筮祭禘之辭也言輅而官止少府丞年

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其寡歟然高才而無

實仕饜養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

已哉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天闕葛紘論莫

知其辨良曰天謂年壽不長也闕止也言年

所論之者仲任蔽其源子長闡其惑翰曰王

甚多也任司馬遷字子長王言貧賤富貴天壽皆有

命不在賢愚也源本也謂一言可以蔽其本

也闡開也謂開也至於褐冠甕牖必以懸天有

期鼎貴高門則曰唯人所召向曰甕牖貧賤

賤之服也此言貧賤之命懸繫於饒饒交喧

天必有其運鼎貴高門謂富貴也蕭遠論其

本而不暢其流濟曰李蕭遠作運命論述子



玄語其流而未詳其本良曰郭子玄作致命

未詳其本嘗試言之曰翰曰專在冥昧理不夫道

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向曰

生性故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銑曰

無主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銑曰

何以如此是自然但見其形則不知所以然銑曰

得不知所以得濟曰萬物所生皆得其鼓動

陶鑄而不為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良曰道

則陶鑄萬物混而成之則不求功於萬生之

物矣既不見道形亦非以道為力矣無亭毒之心死之豈虛劉之志翰曰亭毒均

自然也墜之深淵非其怒升之霄漢非其悅

類皆亦任自然所為非道之有怒悅也蕩乎

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作而不易銑曰

蕩廣也寶物也確堅也純厚也言道廣大易

也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

定於冥兆終然不變良曰冥昧也兆始也言

可變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觸山之力無

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翰曰共工氏有力觸

折言命運若來雖有此力無能抗捍魯陽公

與韓構戰日將暮不勝魯陽公至誠麾戈日誠不能感留之倒謂却行也短則不可緩



可緩運於寸陰之間長者又不可令急刻於  
箭漏之內也皆盡於自然箭謂水中置竹筭  
知其數也刻以至德未能踰上智所不免是以  
放勳之世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流石  
放勳堯也浩浩襄陵謂洪水也天乙湯也  
早乎蓋天命也文公噫二徵其尾宣尼絕其  
量良曰文公也言進退有難亦命也宣尼孔子  
也孔子在陳顏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菜  
蓋而早死文曰顏回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  
欲茂秋風敗之冉耕謂伯牛也其有德而  
惡疾詩云采采芣苢言采之芣苢有惡草  
疾君子有惡也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輿因臧倉  
疾道不通也

之訴翰曰夷謂伯夷也叔謂叔齊也斃死也  
食周粟採薇而食有婦人謂之曰子不食周  
粟何食周之草木遂餓而死子輿孟軻字也  
魯平公欲造孟子孟子曰善之不變魯侯天也  
或人來告孟子孟子曰善之不變魯侯天也  
臧氏之子何能也聖賢且猶若此而况庸庸  
者乎至乃伍員浮屍於江流三閭沈骸於湘  
渚向曰五真吳賢臣也具王不用其言乃賜  
謂也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  
署銑曰賈大夫賈誼也沮喪也長沙地名誼  
白首君山鴻漸斃羽儀於高雲向曰桓譚  
也後漢世祖為議郎天子使其決讞曰臣  
不識讞書上悉欲斬之譚叩頭流血出補六



安太守在道病而死鴻漸言鴻之飛自陸漸  
高以喻仕子也綴殘也言其為帝所放而死  
如高雲折羽翼敬通鳳起摧迅翾於風穴  
於少用有偶儻之志漢明帝以才過其實抑  
而不用鳳起喻賢德也推迅翾謂帝不用也  
鳳鳥濯羽弱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  
水暮宿風穴其時難或有不達而死近世有  
豈是才不足而行有遺蓋天命也  
沛國劉瓛拒瓛弟璉津並一時秀士也  
謂齊瓛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朕  
朝也  
膺儒行之向曰揚震明經傳覽無不窮究故時  
震同故言關西璉則志烈秋霜心貞崑玉亭  
孔子諺進也  
亭高竦不雜風塵銑曰崑山名出美皆毓德

於衡門並馳聲於天地門蓋貧賤之居也而  
官有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相次殂落宗  
祀無饗因斯兩賢以言古則兩賢則殂落也  
言因此兩賢不達故言古之典則也昔之玉質金相英旒秀達  
皆攢斥於當年韞奇才而莫用以鋤日玉金子  
猶棄置也韞謂懷藏也  
鹿而同死膏塗平原骨填川谷脂膏塗於平  
原與於堙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古者賢  
人遭擯斥死亡沈滅而無聞於今此則宰衡  
之與皂隸容彭之與殤子良曰宰衡伊尹也



也容成子公彭祖並長猗頰之與黔婁陽文之  
壽者殤子夭者也  
與敦洽者陽文美女敦洽醜女成得之於自  
然不假道於才智翰曰言上之所述貴賤壽  
於才智之假道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斯之  
謂矣然體命周流變化非一或先號而後笑  
或始吉而終凶或不召自来或因人以濟良  
有因人之運命亦交錯糾紛迴還倚伏非可以  
一理徵非可以一途驗而其道微密寂寥忽  
恍忽無形可以見無聲可以聞銳曰忽恍不  
出於無窮動於幽暗不可以一理見也途必御  
以為微驗又不可以形聲所聞見也



物以效靈亦憑人而成象良曰言人若託以  
不憑於人或亦呈其靈象也御猶棄也譬天王  
之冕旒任百官以司職言天子之命居旒冕  
人之尊須任百官以為主司之職乃成其命言  
而或者觀湯武之龍躍謂燕亂在神功聞孔  
墨之挺生謂英睿擅奇響銑曰龍躍謂欲升  
言或有久不達運命見成湯武王征伐以取  
天子之位以為能勝亂敵者在於神武之功  
不由命也又以為孔子墨翟有道德挺生謂其  
英智自擅其聲亦非千年五百之運命也  
視彭韓之豹變謂鷲猛致人爵韓曰彭彭越  
者言其猛而有文也鷲執也言有不達運命  
者見彭韓二人豹變為列土之王謂其執勇



也入爵則封王是得之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  
拾青紫良曰張禹桓榮以博學而至貴仕故  
而得也青紫貴服也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濟曰莊  
山於澤藏舟於壑謂之固矣然而有力者負  
運轉非必已能所為言湯武孔墨彭韓故言  
張桓皆天命運轉所為不必由已也  
而非命者有六蔽焉爾請陳其梗槩古大靡  
顏賦理哆也昌為許願六頰鳥形之異也  
願頰理好貌也哆乃張口不正也朝秀長終龜  
鶴千歲年之殊也日向日出時謂日未出時晨謂  
乃千歲故年之殊聞言如響智昏菽麥神之

辨也良曰聞言如響謂耳同知三者定乎造

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二五而未識於

十其蔽一也且銑曰三者謂形異年殊神辨也

是知兩辱之數未識其數之所得者龍犀日角

帝王之表左角曰額有龍犀入髮額河日龜文

公侯之相龜曰目上正平曰河撫鏡知其

將刑鏡視面自善刑死也壓紐顯其膺錄

濟日蕤恭王有子五刑人無嫡以立之乃祈神

請擇於五入使主社稷乃密以璧理致於祭

諸子庭令諸子當璧而拜神所拜處皆壓

壁於鼻也紐紐星虹樞電昭聖德之符星如虹大



下流華渚而生少昊一星也電光也夜哭聚

雲鬱興王之瑞大向曰漢高祖時送徒鄉山斬

子白帝子為赤帝子所殺白帝子秦也赤帝

蓋也漢高祖隱於芒碭山嘗有聚雲氣如

帝王之跡發於前若謂驅魏夷虎奮尺劍入

紫微升帝道則未達宵冥之情未測神明之

數其蔽二也命符瑞若謂威猛之道可以取

之乃入紫微升帝道是則未達宵冥之神

之里變成洪川歷陽之都化為魚鼈仇氏女

子得嬰兒於空桑之中獻之於其君乃令

入養之察其所所以然曰其居伊水之上乃

有出告其隣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

謂地名也老嫗常行仁義有兩書生過之

魚鼈故言化楚師屠漢卒睢河鯁其流

楚師謂項羽也鯁真也言項羽殺漢兵於

入坑趙士沸聲如雷震降兵四十餘萬流血

成川滯聲火炎崑岳礫石與琬琰俱焚嚴霜

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雖游夏之英才伊顏

之殆庶焉能亢之哉其蔽三也琬琰玉也零



無類夏后之璜不能無考銑曰類也璜美也考猶不平也

故崔駰因死於縣長長卿卒於園令駰為長

岑令司馬長卿為文園令才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而碎

結綠之鴻輝殘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

哉向曰懸黎結綠美玉也鴻潤也若然者主父偃公孫弘對

策不升第歷說而不入牧豕淄原見棄州部

良曰牧養也淄原地名設令忽如過隙溘合苦死霜露其

為詎呼臣恥豈崔馬之流乎銑曰詎病也及至開東

閣列五鼎翰曰主父偃後為齊相公孫弘後為御史大夫貴士開東閣所以待

容禮也列五鼎之食言貴也雷照風行聲馳海外寧前愚

而後智先非而終是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

至極而謀生妍蚩其蔽四也夫虎嘯風馳龍

興雲屬翰曰雲從龍故重華立而元凱升

辛受生而飛廉進銑曰言善惡各從類而見也重華舜也元凱八元八

凱也辛受紂也飛廉紂之讒臣也然則天下善人少惡人多

闇主衆明君寡而薰蕕不同器梟鸞不接翼

濟曰薰香草也蕕臭草也梟鳥也鸞鳳皇之類是使渾胡敦本

檮機几踵種武於雲臺之上仲容庭堅耕

耘於巖石之下良曰渾敦檮机不才子也踵武謂繼跡也雲臺書府閣也

言不才之子繼跡也耕耘謂營農也橫去謂廢



與在我無繫於天其蔽五也彼戎狄者人面

獸心宴安鳩毒良曰言以誅殺為道德以蒸

報為仁義向曰上淫曰報雖大風立於青丘鑿

齒奮於華野比於狼戾曾何足喻翰曰天風

地名鑿齒國名華野地名昔者堯使羿繳大

風於青丘之野誅鑿齒於疇華之澤言今戎

狄比於昔日其狼戾惡逆曾何可喻自金行不競天地版蕩左

帶涕脣乘間電發銑曰金行晉也左帶戎狄

之服也涕脣戎狄之語也言戎狄自晉微弱

天地有亂乃乘此間隙如電之疾以為叛逆

之徒也遂覆瀍洛傾五都居先王之桑梓

竊名號於中縣濟曰先王桑梓謂夏殷周之

所居也竊名號謂為帝號也

中縣謂與三皇競其氓黎五帝角其區宇種

落繁熾充物神州良曰物滿也嗚呼福善

禍淫徒虛言耳豈非否泰相傾盈縮遞運而

汨汨之以人其蔽六也向曰古人云為善則

矣是皆否泰之理盈縮之然所謂命者死生

焉貴賤焉貧富焉治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

之所賦也銑曰賦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

行夫神非舜禹心異朱均才絳卦中庸在於

所習翰曰舜禹聖帝明王也丹朱堯子商均

心不愚暗絳及中庸之性是以素絲無恒玄





黃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人逐物遷性有  
如素絲無有恒色或玄或黃相間代而作或  
見真好臭遇香好香隨時而變鮑魚臭也芳  
蘭香故季路學於仲尼厲風霜之節楚穆謀  
於潘崇成弒逆之禍初成王欲黜之乃告其  
師潘崇崇請以官甲圍而商臣之惡盛業光  
成王王縊死穆王乃立而商臣之惡盛業光  
於後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則穆王名  
也仲由子路也衛太子蒯瞶以戈擊子路子  
路曰君子死冠不脫於地乃結纓而死結纓  
繫冠也言惡者乃斯則邪正由於人吉凶存  
乎命也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故宋公一  
言法星三徙感災星心宋之分野朝臣謂公

曰可移禍於相也曰可移於股肱除心腹之疾置  
於股肱不可也曰可移於股肱除心腹之疾置  
以為君可移於歲感乃退三舍延祚二十年  
何以畜人是時災感乃退三舍延祚二十年  
由景公之善言也災感謂殷帝自翦千里來  
執法之星故云法星也謂殷帝自翦千里來  
雲髮磨其手自以為犧而四海雲來千里雨  
至善使善惡無徵未洽斯義帝若為善無徵  
則未合此義此義謂且于公高門以待封嚴  
星退雨至也洽合也且于公高門以待封嚴  
毋掃墓以望喪銑曰于方共脩之于公其門  
令門高大令得駟馬高蓋出入馬至定國為  
陰德未嘗有冤子孫必有與者果至定國為  
丞相封侯此所謂待封也嚴延年為河南太  
守其母見此刑罰多乃謂延年不聞仁愛  
專以立威此豈為東歸掃除墓地遠去歸郡後  
忍見汝被戮我東歸掃除墓地遠去歸郡後



歲餘被延年果此君子所以自彊不息也若使  
仁而無報奚為脩善立名乎斯徑廷定之辭

也良曰仁道陰德必有所執若使無之則何  
激過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翰曰婉幽遠

而難聞河漢而不測濟曰河漢或立教以進  
庸怠或言命以窮性靈向曰聖人立教有詩

其性靈也怠窮命以至積善餘慶立教也  
古人所謂積善必有餘慶則有為善而見疾

鳳鳥不至言命也不出曰孔子曰鳳鳥不至河  
不遇聖君今以片言辯其要趣何異乎夕死

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難知是非反覆紛綸

昭德音丹雲不卷濟曰荆楚昭王也昭王

也疾此妖異也楚人請移於令尹王曰除腹心  
周宣祈雨珪璧斯罄良曰周宣王景公災

而雨不至豈不精誠湯則有異于叟種德不

遠勳華之高翰曰于叟于公也種猶立也勳

殘獷未甚東陵之酷暴向曰獷惡也嚴廷



距之酷暴而延年速先敗也而盜距為善一壽終東陵東陵謂泰山盜距所居也

為惡均而禍福異其流廢興殊其跡蕩蕩上

帝豈如是乎銑曰蕩蕩寬詩云風雨如晦雞

鳴不已翰曰雞鳴不失其時也雖鳳雨晦其

善不故善人為善焉有息哉夫食稻梁進芻

孤豸患衣孤貉鶴襲冰紈向曰梁米也牛馬

裘冰紈素綺也觀窈眇之奇舞聽雲和之

琴瑟此小人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銑曰亦

利而後為之皆循道德習仁義敦孝悌立忠

貞漸禮樂之腴潤蹈先王之盛則此君子之

所急非有求而為也然則君子居正體道樂

天知命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翰曰

達之理不由智力也逝而不召來而不距生而

不喜死而不感瑤臺夏屋不能悅其神向曰

也屋土室編蓬未足憂其慮不充屈於富貴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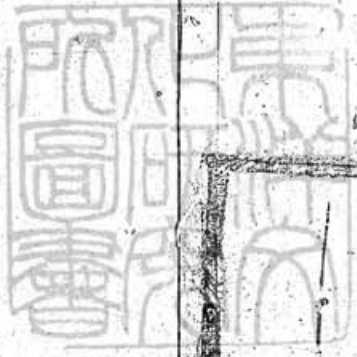
惶惶於所欲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翰

史公司馬遷也董相董仲舒也二人皆作不

命豈假有此文乎命豈假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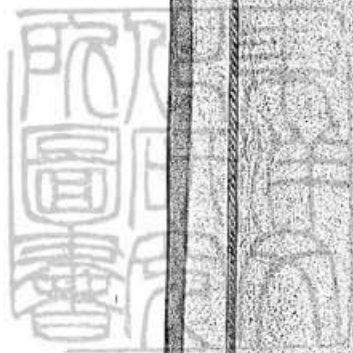
文選卷第十七





所  
圖  
書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